



◎可可托海是一部厚重的史诗,但凡踏足这里的人,都能读出不同的意味。而要真正读懂它,便须静下心来,细细品味其间的岁月沉淀。初秋时节,我们从阿勒泰市出发,沿国道331线一路向可可托海行进。高山峡谷、溪流潺潺、青松白桦、蓝天白云不时吸引着同行者的目光;途中小憩时,大家纷纷下车,用手机记录这片上天馈赠的壮美风光。大自然将如此绝美的景致与丰富的宝藏赠予这片土地,实乃阿勒泰之幸!  
◎车辆继续前行。受气候影响,牧民已提前转场,成群结队的牛羊马驹不时延缓着行车速度,但,目的地就在前方——可可托海,那个让无数人魂牵梦绕的地方!虽不是初次到访,我仍放任思绪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自由驰骋,与往昔岁月轻轻相碰。  
——达柯

## 再读可可托海

### 一条大河,翻开了历史的篇章

就是这样一条河:发源于中国,流经哈萨克斯坦、俄罗斯,最终汇入北冰洋,声名远扬;就是这样一条河,让地质学家从中发现了稀有金属的成分后逆流而上,千辛万苦追溯矿源;就是这样一条河,既流淌过曾经的痛苦与无奈,也镌刻下中国人不屈的勇气与坚定的决心。

额尔齐斯河,在史料中几易其名,曾有“曳河”“曳陞河”等记载。据唐代文献所述,唐高宗显庆二年(657年),大将苏定方曾在此击败西突厥,史称“曳陞河之战”。此后,它又被记作“多逻斯川”“都罗河”“也儿的河”“叶儿的石河”“额尔的失水”“额勒济思河”等。仅从字面难以窥见其深义;而我以为,它始终承载着一份桀

### 一个群体,创造了不朽的精神

2025年8月的一天,我在河边老书摊遇见了从安徽合肥来阿勒泰旅游的李传玺夫妇。老李退休前任职于安徽省委统战部,已出版著作十多部,在各类报刊发表散文、杂文逾千篇;老伴徐静是退休记者。夫妇俩年初来阿勒泰旅游,因偏爱这里的宁静,索性租房长住,如今已走遍阿勒泰的山山水水。谈及可可托海,他们坦言那是最让自己心动的地方,还想围绕这片土地写些深度采访文章。我告诉他们: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开采后,原有职工已分流安置,多数人迁居至阜康市的退休养老基地,短时间内完成采访恐怕难以如愿。他们听罢满是遗憾,反复感慨:“这样的群体不该被遗忘!”两个与可可托海毫无交集的人,却对这群矿工念念不忘。这份热忱与共情,让我深受触动。

由此,我又想起另一群人——想起他们,我总忍不住生出几分无奈。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红遍神州大地的那一

### 一个矿脉,真基了崛起的群像

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,一件件大国重器接连亮相,再次点燃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。惊雷-1、巨浪-3、东风-61、东风-31BJ、东风-5C液体洲际战略导弹纷纷登场。目睹这一场景,我和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,心中充满激动、兴奋与自豪——这不正是“两弹一星”精神的赓续与传承吗?

回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原子弹、氢弹在大漠深处成功爆炸,人造卫星遨游太空,“两弹一星”铸就了共和国的核盾牌,重造了中国的大国形象,让中国人民挺直了脊梁,更为国家的崛起奠定了辉煌根基。而今天的中国,正以昂首挺胸的姿态,在强国之路上大步向前。

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,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,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,1970年第一艘核潜艇下水,这些辉煌成就的背后都有可可托海三号矿脉的身影,它是这些重大工

程所需稀有金属的重要来源。而更不为人知的是,“两弹一星”不仅关联着这条功勋矿脉,还连接着另一群可敬的人——他们就是“干惊天动地事,做隐姓埋名人”的“两弹一星”研发者们。

1999年9月18日,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决定,对当年为研制“两弹一星”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予以表彰。他们皆是国之栋梁,每一个名字都掷地有声,于敏、王大珩、朱光亚、周光召、钱学森、程开甲、邓稼先、钱三强、赵九章、郭永怀等。其中,郭永怀更是在保护绝密资料的过程中壮烈牺牲,成为人民永远怀念的革命烈士。大国重器的背后,正是一代代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。他们用脊梁撑起了共和国的坚实天空。

从“两弹一星”到“九三阅兵”,共和国不断发展壮大,国防力量日益强大,这一切离不开以安桂槐为代表的一群人——他们在曾以代号“111”相称的可可托海,默默践行“献了青春献终身,献了终身献子孙”的誓言,甘为共和国事业充当铺路石。他们不仅助力国家偿还外债,更为“两弹一

星”铸就辉煌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。同时,这一伟大征程也凝聚着以23位受表彰科学家为代表的“两弹一星”团队,以及千千万万隐姓埋名的科技工作者、英勇无畏的解放军官兵,还有各行各业勒紧裤腰带、拼尽全力的普通民众——正是他们,共同闯出了共和国崭新的天地。

今天,在这片他们奋斗过的热土上,中国空间站遨游寰宇,歼-16D、歼-20、歼-35A、歼-20S、歼-20A等装备展现出新质战斗力。在这片广袤大地上,中国人民步伐铿锵、笑容自信,正坚定行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。

可可托海,不仅创造了历史,更书写了辉煌。它像一部永远读不尽、品不完的厚重典籍——这里的每一棵树,每一滴水,矿坑中的每一道褶皱、巷道里的每一处痕迹,都凝结着不朽的精神与磅礴的力量;每一个孩子的笑脸,每一位长者的皱纹里,都镌刻着快乐与自豪、骄傲与荣光。

读它,需静静坐下,沉静体会;品它,可任思绪飞扬,心驰神往。

金属矿正式挂牌成立。

自1950年建矿起,可可托海的发展大致历经三个阶段——第一阶段(1950~1955年)为中苏合营时期;第二阶段(1955~1978年)为我国独立经营、艰苦创业时期,正是这一时期,可可托海为国家偿还外债、助力国防工业、打破大国核垄断作出了巨大贡献;第三阶段(1978~1989年)为振兴发展时期,尽管这一时期成功解决了产品滞销并实现盈利,但1989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军工产品供需变化,使可可托海遭遇瓶颈,陷入困境。1995年,可可托海矿务局迁至昌吉州阜康市。

额尔齐斯河静静流淌,见证了中国稀有金属矿从发现、开采、冶炼、广泛应用到停采的完整历程。它奔涌的河水中,仿佛仍融着先辈们曾经流下的喜悦与悲伤的泪水。

们揣着“吃苦耐劳、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、为国争光”的可可托海精神,仅凭风钻、钢钎、铁锤,靠着身背肩扛、马拉人抬这些近乎原始的方式,用泪水、汗水甚至鲜血与生命,为国家提前一年还清了外债。他们把最朴素、最真诚的爱,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。那时的他们并不知道,自己开采的每一块矿石,除了还债,还在默默托举着“两弹一星”的升空梦想;直到1979年,解密的消息传来,他们激动的泪水才尽情流淌。

共和国从未忘记、人民也从未忘记,便是为那些无名英雄立下的永恒丰碑——它静默无言,却永远铭记着那段热血沸腾的岁月。

博物馆里静静陈列的“额尔齐斯石”,是世界独有的镇馆之宝。它通体晶莹、澄澈透亮,恰似可可托海人洁白无瑕的品格,更彰显着他们冰心玉壶般的风骨。

而矗立在额尔齐斯河畔的石钟山,便是为那些无名英雄立下的永恒丰碑——它静默无言,却永远铭记着那段热血沸腾的岁月。

可可托海,不仅创造了历史,更书写了辉煌。它像一部永远读不尽、品不完的厚重典籍——这里的每一棵树,每一滴水,矿坑中的每一道褶皱、巷道里的每一处痕迹,都凝结着不朽的精神与磅礴的力量;每一个孩子的笑脸,每一位长者的皱纹里,都镌刻着快乐与自豪、骄傲与荣光。

读它,需静静坐下,沉静体会;品它,可任思绪飞扬,心驰神往。



套查干湖隐居深山,与高天、流云、雪山为邻,和花草、飞鸟、走兽作伴,像位遗世独立的女子,超然物外,隔绝喧嚣,谢绝往来,只为守护这旷世的一潭幽静与孤寂……

## 夏至里的套查干

◎李辉

套查干,是阿勒泰青河县萨尔托海乡夏牧场的一个高山湖泊,距县城七八十公里,为青格里河(大青河)的源头。

“夏至”这天,淡云绿野、天朗气清,我们一行五人从县城出发,循青格里河溯流而上。此时,南方连麻雀都热得中暑,青河却凉风习习,神清气爽,全无粘腻酷暑之感。阿勒泰早晚温差大,青河尤甚:白天三十二三摄氏度,早晚仅十三四摄氏度;再火辣辣的太阳,只要猫在家里、躲到阴凉下,那种周身湿漉漉的小确幸,真不是一星半点!

过百兴水库、经布鲁河村,一路向前。太阳悬在无边蔚蓝的天际下,像面明晃晃的孤镜,以全年少见的热忱,招惹着这片满是生机的草原、河流、山川和荒漠,草木葳蕤,活力盎然。河谷中,苦杨、白桦、河柳混生杂处,郁郁葱葱、高大参天,几乎每棵树都阅尽六七十年的沧桑。两岸逶迤的草场、湿地,宽数公里,长数十公里,绿头鸭、白鹭不时在水泽边游弋;齐膝深的野苜蓿、三叶草、荨麻、灰灰菜一直蔓延到山脚。灰黑的山坡上,零星点缀着兔儿条、爬山松之类的灌木。

过了东林检查站,青绿之色更浓,除了苦杨、白桦,西伯利亚红松渐多,地上花草植被也更密,两岸山上的兔儿条、爬山松愈发茂盛。不时遇到转场上山的畜群,浩浩荡荡,膻气扑鼻。经过春牧场两个多月的养精蓄锐,牲畜们早已摆脱了冬季的羸弱,精神焕发。在聪明老练的头羊带领下,绵羊这些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家伙,只管晃动着肥大的屁股,不慌不忙地在队伍后面;羊娃子正处哺育期,个个活泼可爱,寸步不离羊妈妈。牛马等大畜个个活脱脱,皮毛顺得像绸缎一样。马是天生万物,走到哪里都自带“流量”,打着响鼻,甩着尾巴,昂首阔步,双耳警觉竖起,满是意气风发。路道逼仄,牲畜霸道地将路面堵得水泄不通,车子只能跟着牛羊“闻膻吃灰”,慢得像步行。

走上长青桥,迎面是大青河国家森林公园,套查干湖就在园内,但行程尚远,还得跑三十多公里山路。过了喀拉布拉牲畜超载检查站,便到了中牧场。今天是牲畜转往中山夏牧场的头一天,多数牛羊还在路上。零星几户用汽车转场的牧民,正在溪水旁搭毡房;不再着急赶路的牛羊,有的啃着青草,有的懒洋洋卧在草地上晒太阳。空气明显比先前凉爽湿润,天蓝地绿、草长莺飞,溪水在山谷间蜿蜒,山阴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,全是云杉、冷杉、落叶松等耐寒树木。多年来,阿尔泰山全面停止天然林采伐,生态环境持续恢复向好。沿途常能见到百年古树卧在林间、倒卧在河床,或因山洪天折,或年老枯死,或因病凋零,自生自灭,顺其自然。

车子进入套查干湖区域,往中蒙边境更更高处攀援。忽而沿小道穿行,忽而绕路前行,始终不离湍急的青格里河。旷野狂风卷着沙尘掠过,四野静寂,人迹杳然,连牛羊都不见;唯有布谷鸟不知疲倦,空谷传音,穿透层峦叠嶂,响彻山谷。满目皆是蓝天、白云、松林、绿草、山花、溪水,天远地阔,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,只剩我们五人穿行在万壑千峰间。

峰回路转,车子爬上山谷高台,一湖清水豁然映入眼帘——直觉告诉我,这便是套查干湖。它是典型的高山湖泊,每年冰封期长达七个月,上游连沙沟、冰沟、熊熊沟。湖面两三平方公里,湖水源于北、东、南三面高山的雪融水,山巅积雪尚未化尽,时见一练飞瀑悬于北侧山谷之上。沿岸以砂石为底,湖水清冽;湖心深不可测,天光云影倒映其中,波澜不惊;掬一捧水,冰凉刺骨——这里既无水草,也无鱼虾。

湖畔海拔2400多米,天气和煦如春,凉爽湿润,一派高山草甸景象。幽深的泰加林在湖南岸静默伫立,花草长得低矮密实:娇艳的虞美人、明黄的金莲花、淡紫的薰衣草,还有快过花期的蒲公英。更多叫不上名字的花草,五颜六色各占一方,踩上去像踏在花毯上,绵软舒适。有一种素白小花,星星点点、层层叠叠开在饱满的苔藓丛中,单着一株,娇弱玲珑,并不起眼;可当它们以极其庞大的家族规模,强势而温柔地占据了湖边广袤区域时,那景象便截然不同了。远远望去,宛如白雪覆漫天,令人不由屏息,心生凛然之叹。

套查干湖隐居深山,与高天、流云、雪山为邻,和花草、飞鸟、走兽作伴,像位遗世独立的女子,超然物外,隔绝喧嚣,谢绝往来,只为守护这旷世的一潭幽静与孤寂。它不以广阔见长,称不上“烟波浩渺”,却像一双望向苍穹的眼睛,洞悉变幻的世界,寻觅灵魂可栖的自在。此情此景,脑中忽然跳出《小石潭记》:“寂寥无人,凄神寒骨,悄怆幽邃。以其境过清,不可久居,乃记之而去。”

我等望湖一番兴叹,匆匆打几个水漂、拍几张照片,便向山下逃去。



## 精品

◎杨建英

借刘亮程先生小说《捎话》的由头,我这篇略显怪异的《捎话》文章,读起来或许不那么费劲了。

“捎话”是乡间土语,本义是通过他人传递信息或口信,在人际交往中很常见。记得早年间,故乡的长辈们总爱说“给你爸妈捎个好”这类话。而“捎品”,顾名思义,就是托人捎带物品的简称。最初听到“捎品”这个词,是在市委宣传部门工作时——当时接待一个外地摄影组,拍摄结束后我问他们是否还需帮忙,那位导演笑着说:“今天不麻烦您了,我们自己去市场转转,给单位同事带点特产当‘捎品’!”

帮人捎东西,是我童年记忆中比较突兀的部分。每次父亲从新疆探亲回家,总要替别人买一大堆东西——有单位同事托付的,也有私人朋友叮嘱的;吃的、穿的、用的,五花八门。他回来时的包裹不算大,可返回新疆时,却总被手提肩扛的物件堆得满满当当!

记得有一年,父亲探亲回来后就说要带我去北京,我乐坏了——满心盼着他会带我逛公园、去动物园。可一进京城,就拉着我东一头西一头地采购:先在“马连道”买了单位冷库制冷机的小配件;又去“五道口”寻来公司那辆北京212吉普的车门把手;到了王府井百货大楼,他掏出一个写满字的小日记本,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要捎的东西——得给好几位同事买高跟鞋、半高跟塑料凉鞋;还要带当时最时髦的不锈钢铁环扣腰带(穿连衣裙扎在腰间闪闪亮,格外拉风);最后去前门“六必居”酱园,买了不少酱菜,还有至关重要的“王致和臭豆腐、酱豆腐”——值得一提的,是这东西在当时的新疆根本买不到。有意思的是,不光北京人爱吃,好多外地人也稀罕,可它当年却是铁路严查的“违禁品”。据说曾有人在车上不小心打翻了,那味儿臭了一路。

爸爸特意让售货员把臭豆腐、酱豆腐装三层右三层地包严实,回家后又让母亲缝了几个棉布口袋,仔细裹好才塞进背包最底层。那时候还没有“过包机”安检——嘿嘿,后来才知道,那一路父亲几乎包不离身,就怕把这“宝贝”磕着碰着……

哦!对了,那次陪父亲进城可真是累坏了,原来我的“任务”是帮忙拎大包小包。不过,我却特别知足——因为酬劳是让我垂涎三尺的中国式“汉堡”,烧饼夹香肠!

为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,各媒体都在做专题节目,采访不少老同志讲述当年艰苦奋斗的故事。我忽然冒出个念头——若是请这些从天南地北来到新疆的老同志,聊聊当年探亲时帮同事朋友捎东西的情景,一定很精彩。因为这在当时是再普遍不过的事,几乎人人都干过。

那时,新疆物资匮乏,疆内与疆外的商品流通,全靠父辈们手提肩扛地“捎”进来。如今,经过七十年的奋斗,尤其是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,新疆物资早已极大丰富,超市里应有尽有:金华火腿、孝感麻糖、北京臭豆腐、绍兴女儿红、四川豆瓣酱、山西老陈醋……哪还用得着托人捎带?

哦!对了,过几天我要送儿子去上大学。为了避开“大包小包”的麻烦,我们全家一致决定:啥也不带,轻装出行,到了地方买(或网购)就行了。你看,如今这事儿还叫事儿吗?嘻嘻……



## 咏秋

◎王小月

迷离间,驻桥听水  
微风漾着,不肯停留  
追忆昔时,缓流载去的  
是目光所不能及

我想弄清  
这究竟是往日的逝去  
还是拥有的记忆?

抬头忽见  
岩石上的山叶,正燃着  
旧念的执着,冷雨也无从停止  
静静漫着,终至凋零

清醒时,身已在深秋